



浙江文献集成

黄震全集

〔宋〕黄震 著

第六册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

浙江文獻集成

黃震全集

第六冊

〔宋〕

黃震著

張偉何忠禮主編



浙江大學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黃氏日抄卷五十八

讀諸子四

孫子兵書一

孫子言兵，首謂『兵者，國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』，而切切欲道民使之與上同意，欲不戰而屈人兵，欲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，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。至論將，則謂『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惟民是保，而利於主』。蓋終始未嘗言殺，而以久於兵爲戒。所異於先王之訓者，惟『詭道』一語，然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，非俗情所事姦詐之比。且古人詭卽言詭，皆其真情，非後世實詐而反謬言誠者比也。若《孫子》之書，豈特兵家之祖，亦庶幾乎立言之君子矣！諸子自荀、揚外，其餘浮辭橫議者莫與比。

惹豆秸。蟻附。分數分部曲數什伍。率然常山蛇名。風起之日箕、畢、翼、軫。

吳子兵書二

吳子言兵，先以得士心爲本，名曰父子兵，此吮疽之術也。審敵可否，未嘗言殺。機權議論，亦足爲孫子之亞矣。嘗勸魏文侯饗賞有功，行之三年，士不得令而奮擊^二。起曰：『人有短長，氣有盛衰。』乃發無功而不與饗者五萬，破秦者五十萬。

天竈大谷之口。龍頭大山之端。

司馬法兵書三

《司馬法》者，齊司馬穰苴之書也。謂『國雖大，好戰必亡；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』。而首叙蒐兵命將之禮，軍容國容之義，三代兵車旂章之別，蓋述典刑之舊爾。至其言兵則細矣，非孫、吳比矣。至謂夏賞而不罰，殷罰而不賞，周德衰而賞罰兼之，則背理之言也。蘇子《古史》去《穰苴傳》。

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兵書四

兵自黃帝立丘井法。『井』字形，開方爲九，五爲陳法，四爲閑地，所謂數起於五也。虛其中，大將居之，環其四面，諸部連繞，所謂數終於八也。形圓而勢不散，所謂散而成八，復而爲一也。太公實繕其法。至管仲復修太公法，五家爲軌，故五人爲伍；十軌爲里^三，故五十人爲小戎；四里爲連，故二百人爲卒；十連爲鄉，故二千人爲旅；五鄉一帥，故萬人爲軍。皆本《司馬法》也。陳數有九，大將握奇零其中，四頭八尾，觸處爲首。諸葛亮以布八陣圖。李靖本之，大陳包小陳，大營包小營，隅落鉤連，曲折相對，外畫之方，內環之方，以成六花，名六花陣。故靖言兵，專本乎正。自謂西討突厥，越險數

千里，此制未嘗敢易。至於奇正相生，如環無端，靖謂惟孫武能之，吳起而下莫可及焉。謂舅韓擒虎但以奇爲奇，以正爲正爾。蓋兵家之立言，無出於孫武，而兵家之講明，亦無過於李靖矣。

靖言愛士，太宗以威克厥愛結之。靖必對以威克者一時誓師之言，愛結者平時養士之素，可也；顧乃謂「愛設於先，威設於後」。《尚書》所以謹戒其終，非所以作謀於始，則非《書》之旨矣。古者齋廟授鉞，蓋必不得已而用兵，故告之宗廟，且示謹重也。靖乃曰「假成於神」，則不知古人惻怛之心矣。《孫子》首篇，其一曰道，而繼以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」。至曹公注釋，亦云導之敬令，是「訓導」之「導」，非「道德」之「道」也。靖乃曰：「道之說，至微至深，《易》所謂聰明睿智。」則亦非孫子立言之本旨矣。太公謂步兵與車騎戰，必依丘墓；孫子謂天隙之地，丘墓故城，兵不可處。太宗問二說不同，而靖專主太公。竊意太公言戰當有所依，孫子言屯當審所寓，二說自並行而不相背。靖言張良學太公《六韜》、《三略》，此殆因圯上老人授書而言。竊意《韜》、《略》乃後世附會，未必太公之書。若其論高祖不善將將，殆靖欲太宗保全功臣耳，亦未得爲確論。將將自是御之於方用之初，保功臣自是全之於已用之後。

天、地、風、雲、龍、虎、鳥、蛇、天、地、旗號；風、雲、旛名；龍、虎、鳥、蛇，隊伍之列。三門《太公謀》、《太公言》、《太公兵》。四種權謀、形勢、陰陽、技術。僕射漢、魏之間軍制，五車置僕射一人。

尉繚子兵書五

尉繚子謂對梁惠王而言。其說欲絕拘忌嚴法，令務耕織，使三軍一心，畏將而不畏敵，而譬之於水，謂水至柔弱者也，然所觸，丘陵必爲之摧者，無異也，性專而觸誠也。嗚呼！此殆孟子所指「我能爲君，戰必克」者歟？雖欲審囚決獄，不殺無罪，兵不血刃而天下親，然立爲什伍相揭之法，專務殺其

士卒，使之畏己，而以殺卒之半爲善用兵，孫、吳談兵已不如此，況仁人乎？然其言曰：『亡國富倉府，上滿下漏，患無所救。』此足警有國者云。

拗拗矢折矛。守法城一丈十人守。甲冑之士不拜竭人之力不責禮。將主旗鼓一劍之任，非將事。金鼓鈴旗鼓，進。金，止。鈴，傳令。旗，麾也。低旗則趨，金鼓俱擊則坐。鼓節一步一鼓，步鼓也。十步一鼓，趨鼓也。音不絕，驚鼓也。

黃石公三略六韜兵書六七

《韜》、《略》世謂出太公，雖李衛公亦云。以愚觀之，僞書爾。春秋荀、吳始嘗舍車而步，漢以後始有騎將，今其書以車、騎、步分三，太公時有之乎？春秋後始霸，三代雖有伯，不以霸稱也，今其書歷叙皇帝王霸，太公時有之乎？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，深人人境者，今其書稱必得大國之與、鄰國之助，又云行數百里，人馬倦休，太公時有之乎？又謂取天下者，若逐野獸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，此襲用『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』之語。而贅婿者，秦始有之，其書亦稱贅婿。且自謂《三略》爲衰世作，則不能自掩其爲後世之僞明矣。況其爲書，類多掇拾。《三略》大率以柔弱不貪爲主，此老子之說也。《六韜》言猶豫狐疑之戒，乃吳子之所已言也。言山兵者，即吳子之谷戰；言澤兵者，即吳子之水戰。十四變，即吳子之十三繫；十一卒，即吳子之五練。說「教戰，即其士先教戒之說；分險，即其過敵谿谷之說。『雨不張蓋』等語，出《尉繚子》書。『火戰』等說，亦備《孫子》書。而『涓涓不絕』等語，又徧集古書者也。要其前後，本無主說。《三略》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，《六韜》亦不見文武龍虎豹犬之義。大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，切於兵者多死法，敵而木偶人也則可耳。其最無理者，《文伐》十二節，皆陰刻陷人之語，豈文伐之義乎？股肱羽翼七十二人，輕重失次，泛其無紀，豈股肱羽翼之義乎？文

王，聖人也，太公聞風興起，動盪歸乎來之思；武王以聖繼聖，順天應人，而太公興鷹揚之師。今顧以孩提視文、武，謂其求教太公，雖帝堯之聖，亦文王所未聞，待傾聽而始知焉。此皆根於「卜獵得師」一語，故附會至此耳。然按《六韜》謂太公坐茅而漁；《尉繚子》又謂太公屠牛朝歌，賣食盟津，餘七年，主不聽，而遇文王。是則卜獵之說尚未定也，況《韜》、《略》可信其爲太公之書乎？其書之播詠人口者，曰：「香餌之下，必有懸魚；重賞之下，必有死夫。」曰：「千里饋糧，士有飢色；樵蘇後爨，師不宿飽。」而先之以「軍讖」曰：「則是引古語也。」曰：「務廣地者荒，務廣德者強。能有其有者安，貪人之有者殘。」然先之以「故曰」，則亦用古語也。曰：「以義誅不義，若決江河而漑焰火，臨不測而擠欲墜，其克必矣。」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，重傷人物也。」此語足以發明仁人用兵之本心。曰：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。」亦至今爲名言。

陰符凡八等，士將緩急遣使用之。天潢、天船一物也，以飛江、濟海。贅壻人敵，欲掩跡〔五〕揚名者，聚爲一卒。此條列於貧賤快志之下，胥靡免罪之上，古之賤贅壻如此。

陰符經

經以符言，既異矣；符以陰言，愈異矣。首云：「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。」天之道固可觀，天之行其可執耶？謂五行爲五賊，謂三才爲三盜，五行豈可言賊，三才豈可言盜？又曰：「天有五賊，見之者昌。三盜既宜，三才既安。」賊豈所以爲昌，盜豈所以爲安耶？若謂「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不神所以神」，此本老聃「可道非道」之說。後世有僞爲道書者曰《常清淨經》，有僞爲佛書者曰《般若經》，千變萬化，皆不出反常一語，初非異事，乃雷同語耳。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，言修煉而不能明其所以修煉，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，蓋異端之士，掇拾異說，而本无所定見者，豈此其所以爲《陰

符《歟》？然則人生安用此書爲也。唐永徽五年，嘗敕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，不知果然否？近世大儒亦加品題，則事之不可曉者。

校勘記

- 〔一〕「擊」，原作「繫」，據《吳子·勵士》改。
- 〔二〕「里」，原作「理」，據《李衛公問對》卷上改。
- 〔三〕「成」，《李衛公問對》卷下作「威」，未知孰是。
- 〔四〕「說」，原作「銳」，據耕本改。
- 〔五〕「跡」，原作「亦」，據耕本及《六韜》卷六《練士第五十三》改。

黃氏日抄卷五十九

讀文集一

韓文

古賦

《感二鳥賦》豈真有羨於白鳥、鸚鵡？特因物託興，使賤人貴物者知警爾。

《復志賦》退而守其志也。歲行未復云者，歲星十二年一周復。公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。

《閔己賦》自傷不得其志，欲靜以俟之。

《別知賦》傷知心之難得，不忍楊儀之去己也。

詩

《元和聖德詩》典麗雄富。前輩或謂『揮刀紛紜』，爭刳膾脯』等語異於文王『是致是附』氣象。愚

謂亦各言其實，但恐於頌德之名不類。或云公之意，欲使藩鎮知懼。

《琴操》大抵意味悠長，拱挹不盡，將古聖賢之作而述之耶？抑述古聖賢之意而作之耶？《猗蘭操》有云：「薺麥之茂，薺麥之有。君子之傷，君子之守。」辭約義精，尤當佩服。蓋能全其所自得者，投之患難而不變。志士仁人，平居無異儔伍，惟歷變而後可知。薺麥處雪霜而茂者，由薺麥之性自有陽和，惟因君子之傷，乃足見君子之守也。拘幽之亂，曰：「臣罪當誅兮，天王聖明。」至哉言乎！昔師席王宗諭教授於鄞縣學官，余實從之游，聞其講《詩》至衛莊姜，慨然舉此章而言曰：「反己之切者，惟見己之不然，不見人之有不然。衛莊姜惟知爲婦之當順，而不見其夫之不義；惟知爲母之當慈，而不見其子之不孝。此心也，何心也？充其類而廣之，大舜所謂「父母之不我愛，於我何哉」之心也；文王所謂「臣罪當誅兮，天王聖明」之心也；《凱風》孝子謂「母氏聖善，我無令人」，亦此心也。羅仲素謂「天下無不是底父母」，即所以指明此心也。」

《南山詩》險語層出，合看其布置處。

《謝自然詩》指其輕舉之事爲幽明雜亂，人鬼相殘，不知人生常理而棄其身。卓哉！正大之見乎！

《秋懷詩》寄興悠遠，多感歎自斂退之意。

《赴江陵途中詩》次叙明密，是記事之體。內有云：「早知大理官，不列三后儔。何況親狂獄，敲撈發姦偷。」此語可警世俗。蓋比肩唐、虞之朝者，大禹、皋陶、稷、契也。禹平水土，稷教播種，而契教以人倫，是爲三后。獨皋陶不預焉。三后子孫爲三代享國長久，雖益之後，爲秦亦綿延千百祀。獨皋陶之後無聞焉。或謂皋陶之所司者，刑也。漢高祖再整宇宙，一時際會，如蕭、曹、韓信、張良。蕭之後爲蕭梁，曹之後爲曹魏，張良好道家學，至今名天師者亦其後。獨韓信夷族，以其所用者兵而刑之。

大者也。皋陶明刑，所以輔唐，虞之仁，雖不當以漢事比，然且不得列三后之儔，則刑之不可易言昭昭也。司刑君子，其可不盡心歟！

《醉》贈張秘書謂座客能文，性情浩浩，爲得酒意。而富兒紅裙之醉，如聚飛蚊，可謂逸興。卒章有云：「至寶不雕琢，神功謝鋤耘。」此謂文字混然天成之妙也。公之自得蓋如此。

《送惠師》、《靈師》皆叙其游歷勝槩，終律之以正道。

《縣齋有懷》自叙平生甚詳。

《岳陽樓》叙洞庭之勝。

《薦士詩》叙六朝之陋，爲「搜春摘花卉」；叙國朝之盛，爲「奮猛卷海潦」。論文者，可以觀矣。

《驚驥詩》高自稱譽，陋視凡子也。

《山石詩》清峻。

《汴泗交流詩》叙教戰。

《雉帶箭》峻特有變態。

《條山蒼》簡淡有餘興。

《贈鄭兵曹詩》慷慨。

《桃源圖》前立兩柱，一叙圖，一叙詩，方雙合叙事。中間云：「大蛇中斷喪前王，五馬南渡開新主。」只提秦、晉包盡六百年。結云：「世俗寧知僞與真，至今傳者武陵人。」與「神僊有無何渺茫，桃源之說誠荒唐」相應，皆明之以正理。

《贈侯喜》以釣魚況人事，舍小求大。

《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》感慨多興，內云：「判司卑官不堪說，未免捶楚塵埃間。」然則唐之判司

簿、尉類然歟？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，而卑官之行法於人，猶得以伸其嚴，如劉仁軌爲陳倉尉，撈殺中貴人折衝都尉魯寧是也。我朝判司簿、尉以待新進士，而筦庫監當不以辱之，其於判司簿、尉，視唐重矣。奈何朝廷視之雖重，世俗待之益卑，苦役苛責，甚於奴僕。官之辱，法之屈也。此事關繫世道。

《謁衡嶽祠》惻怛之忱，正直之操，坡老所謂「能開衡山之雲」者也。

《杏花詩》「鈎」轉字，釋云：「鷓鴣聲。」

《感春》謂春風漫誕之可悲，甚於秋霜摧落之不足惜。此意亦奇。東坡謂「春蟾投醪光陸離」，「不比秋光，只爲離人照斷腸」，皆是此意翻出。

《孟東野失子詩》云：「蝮蛇生子時，坼裂腸與肝。」愚往年見臨安無夢和尚，說蠚散子後即枯死，云出佛經。

《落齒詩》結以「語訛默固好，嚼廢軟還美」，翻說最佳。

《赤藤杖歌》「赤龍拔鬚」、「羲和遺鞭」等語，形容奇怪，韓詩多類此。然此類皆從莊生寓言來。

《送石處士赴河陽幕》「風雲人壯懷，泉石別幽耳。」最工。

《辛卯雪》「萬玉妃」之句，《李花》「萬堆雪」之句，《寄盧仝》「猶上虛空跨騶駟」之句，《醉留東野》「爲雲」、「爲龍」之句，皆立怪以驚人者。

《招楊之罘》「柏、馬之喻愛之使進。而《誰氏子》之作，謂稱道士爲癡狂，尤正論也。

《石鼓歌》、《雙鳥詩》尤怪。特雙鳥必有所指，豈異端歟！

《贈劉師服詩》可與《落齒詩》參看。

《聽穎師琴》有曰：「喧啾百鳥羣，忽見孤鳳凰。」

《贈張十八詩》有曰：「龍文百斛鼎，筆力可獨扛。」皆工於形容。

《調張籍》形容李、杜文章，尤極奇妙。

《寄崔立之》狀世俗羨科第之榮。

《月蝕詩》律玉川子之豪，歸之雅正，尤切諷諫，結句仁厚有味。

《短檠歌》有感慨意。

《符讀書城南》世多議其以富貴誘子，是固然矣，然亦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，愈於後世之飾僞者。

《病鴟詩》有不絕小人戒誘使善之意。

《華山詩》形容女冠之易動俗。

《書皇甫湜詩》謂留意園池，猶《爾雅》注蟲魚，枉思撝撫，舍業孔、顏。愚謂此可鍼世俗之失。蓋園池之適，無非玩物。仲舒潛心大業，三年不窺園。知汲汲於所當務者，外誘不期而絕也。

《路傍堠》以下皆公南遷時詩。乍食鸞魚章舉，歎驚面汗。惟蛇舊所識，開籠縱之。蛤即蝦蟆，亦初不下喉也。

《寄李大夫》以年過半百，來日無多，有「少年樂新知，衰暮思故友」之句。

《南山有高樹行》、《猛虎行》皆贈李宗閔，巧喻而力詆。文之鋪叙頓挫，甚佳。

《送澄觀詩》「我欲收斂加冠巾。」其於《送虛師》亦嘗云：「方將斂之道，且欲冠其顛。」是其人之心在在不放，獨惜其論太顛語少斟酌耳。

《山南鄭相公酬答詩》「烹斡力健倔」，「斡」，當作「鮮」。「茫漫華墨間」，「華」，當作「筆」。《音釋序》李少卿云。○「叮嚀，耳垢也，上都挺切，下乃挺切。」

《讀東方朔雜事》、《譴瘧鬼》二詩，皆稽滑以諷瘧云顓頊子也。

《示兒詩》以有屋自慰，與《符讀書詩》正相終始。

《喜雪》、《春雪》、《詠雪》等作，皆曲盡形容之妙，層出無窮。

《蒲萄詩》以「馬乳」對「龍鬚」。今俗呼蒲萄爲馬乳，而竹之有龍鬚，亦經見於此。○作字讀，與「做」同。《方橋詩》作字與「過」字同押。

《遣興詩》「斷送一生惟有酒」，《贈鄭兵曹詩》「破除萬事無過酒」，山谷詞各於其下去一「酒」字，天然妙對！

《記夢》結句：「安能從汝巢神僊。」李少卿謂「僊」當作「山」，此韻與「間」字連押，當作「山」。尤分明。

《詠筍》與《詠雪詩》相類，形容層出。

《送張侍郎》以下諸詩，皆隨裴相公東征時作。

《示姪孫湘》以下諸詩，皆貶潮州時作。

雜文

《原道》嗚呼！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，使其得自別於夷狄禽獸者，備於《原道》之書矣。孔、孟沒，異端熾，千有餘年而後得《原道》之書，辭而闕之昭如矣。奈何溺於異端之士，吹毛求鱗，竊附《程錄》，尚欲陰爲異端報仇耶！此程門高弟尹和靖力排《語錄》之非歟？《程錄》嘗謂愛主情而言，蓋辨析精微之極也。「仁者，愛人」，此正吾夫子之言，豈可因以博愛爲仁非《原道》哉？彼以煦煦爲仁，而此以博愛爲仁，正將以吾道之大，擴其所見之小也，《原道》不可非也。《程錄》雖嘗以虛位之說爲非，此決非程氏之言也。夫「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」。此正孟子之言，豈可反以道德虛位非《原道》哉？仁與義爲道德，去仁與義，亦自以爲道德，故特指其位爲虛，而未嘗以道德爲虛也。《原道》不可

非也。《程錄》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下，止及正心而不及致知格物，此殆程子一時偶然之言也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，孟子言篤恭而天下平，皆不過舉其要而言，豈必盡及致知格物之條目而後可以爲自修，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？異端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，故昌黎言治國平天下，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。原道不可非也。非之之說三，皆不過爲異端報仇；譽之之說一，又不過爲異端借影。《原道》曰：『堯以是傳之舜，舜以是傳之禹，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傳之孔子，孔子傳之孟軻。軻之死，不得其傳焉。』所謂傳者，前後相承之名也；所謂道者，即《原道》之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，其教禮樂刑政，其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以至絲麻、宮室、粟米、蔬果、魚肉，皆道之實也，故曰以是而傳。『以是』者，指《原道》之書所謂道者而言之，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爲治也。故他日論異端，又曰：『果孰爲而孰傳之耶？』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，而其傳具有自來，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，而初無所自傳云爾，非他有面相授受之密傳也。託附《程錄》者，乃發爲異說，稱譽《原道》，以爲此必有所見，若無所見，所謂傳者傳人甚麼？嗚呼異哉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相傳之道，備見於《原道》一書，豈復他有險怪歇後語，陰幽不可名言，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，單傳心印之傳者哉！或者，此類多出於上蔡謝氏之門歟？蓋不以愛爲仁，而以覺爲仁，必欲掃除乍見赤子入井之心者，上蔡之言也，二程無之也；謂有不二法門，而言道無精粗彼此之分者，上蔡之言也，二程無之也；載僧人總老之言，謂嘿而識之，是識个甚麼？無人而不自得，是得个甚麼者，亦上蔡之言也，二程無之也。凡今所議《原道》三說，往往類此，愚故意其爲上蔡謝氏之門依倣而託於《程錄》也。學者無以其語出於《程錄》而遽非《原道》，必以孔、孟之說而稽之，則於讀《原道》幾矣。

《原性》論與生俱生，而其所以爲性者五：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。最爲端的。性有三品之說，正從孔子『上智下愚不移』中來，於理無毫髮之背。至伊、洛添氣質，說又較精微。蓋風氣日開，議論日精，得

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對說，而後孟子專指性善之說，舉以屬之天地之性，其說方始無偏。此於孟子之說有功，而於孔子之說無傷。實則孔子言性，包舉大體，孟子之說，特指本源而言，性無出於孔子者矣。奈何三品之說本於「上智下愚」之說，而後進喜聞伊、洛近日之說，或至攻詆昌黎耶？

《原毀》傷後世議論之不公，為國家者不可不察也。

《原人》謂命於兩間，為夷狄、禽獸之主。主而暴之，不得為主之道。故聖人一視而同仁，篤近而舉遠。此說已見仁之全體大用，漢、唐諸儒不及也。本朝《西銘》又加精密。

《原鬼》謂鬼無形聲，而接於民者，物之怪，說亦工。原之為義，皆推明正理，以祛世俗之蔽者乎？古然而今亦然，理然而事亦然，則亦何俟乎公之原？

《行難》之作，嘉陸參之服善。《對禹問》所以明傳子之義，定天下萬世之常也。

《雜說四首》《龍喻》言君不可以無臣，《醫喻》言治不可以恃安，《鶴喻》言人不可以貌取，《馬喻》言世未嘗無逸俗之賢。

《讀荀》謂孟尊孔，揚尊孟，而荀在軻、雄之間，劑量審矣。是亦於其言而定之，蓋謂荀未嘗知尊孟故爾。若不於其言而於其人，揚則未必不劣於荀。此韓公他日獨以孟、荀並言歟？雖然，荀又豈孟伍哉！故又曰：「軻之死，不得其傳。」嗚呼，公之劑量諸儒審矣！

《鶚冠子》十六篇，韓子悲其人之不遇。鶚似雞，以死鬪，楚俗以飾冠示武也。至今西班牙稱鶚弁云。

《讀儀禮》以聖人之制度而掇其要。

《讀墨子》進而比之，曰孔、墨。夫墨子，孟子所深闢。韓子尊孟者也，何議論之相反至此？豈孟防其流弊，而韓論其本心歟？

《獲麟解》大意謂麟，祥物也，但出非其時，人不謂之祥。蓋以自況而不直說，遂成文法之妙。

《師說》前起後收，中排三節，皆以輕重相形。初以聖與愚相形，聖且從師，況愚乎？次以子與身相似，子且擇師，況身乎？次^四以巫醫、樂師、百工與士大夫相形，巫樂、百工且從師，況士大夫乎？公之提誨後學，亦可謂深切著明矣，而文法則自然而成者也。

《進學解》類賦體，逐段布置，各有韻。『猗苓』之『猗』，音希，猪也，即木猪苓。

《本政》論謂周以文弊，後不知所承，而盡窮古始以明民，不知古者神而化之，不使知之也。

《守戒》謂諸侯於君，當爲翰蕃，譬之宅於山者施陷窞，宅於都者固扃鑰。甚切。其後譬以責、育之不戒，童子之不抗，魯雞之不期，蜀雞之不支，尤語工而意切。國不得其人以預備之，雖強猶弱歟！

《圻者王承福》不敢一日怠其事，其得也；不肯一以妻子勞其心，其過也。操鋤入富貴之家，至一再過之，則爲墟。可爲世戒也。

《五箴》之作，年四十八。謂聰明不及於前時，道德日負於初心。而游也，言也，行也，好惡與知名也，各自爲之箴。拳拳進德之心也。

《後漢三賢贊》王充作《養性》，王符著《潛夫》，仲長統著《昌言》，皆傷其不顯於世而贊之。

《諱辯》既舉嫌名二名之不諱，復舉周公、孔子、曾參不諱而宦官、宮妾之所諱以相形，反覆攻擊，燎然明白。然諛暗成俗，至今諱者益甚，何哉？愚嘗考諱之所始，乃周制子孫奉祀廟中，不敢斥其父祖之名，而以謚易之，所謂「卒哭乃諱」也。今人少壯無恙，而多方回避其名以爲諱，是敬之所以瀆之，而預死其人於生之日也。異哉！

《訟風伯》譏小人沮君之澤，甚工。

《伯夷頌》謂無求而爲之，萬世一人。反結一語謂「微二子，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」，尤奇絕。